



赴約

鳳凰

海，在河的盡頭等他，在山的腳下等他，從他出生，從他父親出生，從他祖先出生，從盤古開天闢地，一切就這樣莊嚴沈默的等著他。沙灘、白濤、礁石、海風，在那兒向他招手，向他呼喚，這個約會似乎太龐大了，太神秘了，不禁令他不得不斂起那絲掛在嘴角的嬉笑。

正午的太陽高照著幽深的物理館，散發著一股令人窒息的味道。那是充滿理性、充滿真理的味道逸散在物理館的每一角落，早已令他疲倦的心臟再也負荷不了，這是人類文明的併發症。

系館外的大王椰，大王椰下的青草地，青草地上的他，歌頌著陽光豐富的獻禮。他想起了那個約會——在這陽光下等著他。找著老伯，他們跳上校門口的指南客運。

車子沿著淡水河，從河的源頭帶他們到河的盡頭。行行復行行，經過了小南門，古老的城門，矗立在現代化的大馬路的中央，讓著人們回憶著逝去的傳奇故事。經過西門町，經過大稻埕，經過圓環，車子是如此地慢行，似乎眷戀著即將逝去的繁華。

車過百齡橋，沿著北淡公路奔馳著。一邊是大屯山，一邊是觀音山，在兩山的中間是基隆河，是淡水河是這部指南客運。潺潺的流水，青綠的稻田，碧翠的高山，都令他激動，激動的是他的心不是他的身。從小以來，他的祖先，他的血統，就在這兩山間兩河間的小沙洲生長著活躍著，山有山神、河有河神、山神的啓示、河神的禪定，早讓他的四肢不再隨著狂野的內心奔放了。

關渡的媽祖廟，屹立在大屯山腳下，淡水河基隆河的交叉口，啜取著山的靈氣，水的活力。多少漁夫出海以前在這裡祈禱著膜拜著。

對面的觀音山零落的墳墓散落在山腰間，山峯上，當黑漆漆的夜幕落下多少的孤魂野鬼在那裡嘯叫著。年輕的寡婦在滿月的底下，一面燒著冥紙，一面哭泣著早逝的丈夫，夭折的愛情，淒厲的哭聲驚動了山神，驚動了河神，亦驚動了對面慈悲的媽祖，但哭泣聲仍存在著……

呼嘯的引擎，拖著笨重的車身，帶著心急的赴約人，緊沿著淡水河，奔命似地狂馳。狂奔，再也無法快過那潺湲的河水，河水狂流似地奔入前面的大海。觀

晉山、大屯山就這樣被這名狂熱的朝聖者所分離。

車子緩緩地減速下來，前面的小城鎮飄來了絲的魚腥味，斷續地引擎聲，一艘艘的魚船慢慢地駛出漁港，這些寸海過活的人，懷著滿心的希望，帶著媽祖的保佑，向海天聯線的地方駛去。

老伯望著車窗外，尋找著他昔日玩耍的伙伴，昔日他溺尿的牆角，還有昔日祖父帶著他觀日落的河畔，童年的狂叫似乎仍舊迴響在這座小鎮上。這是他生長的地方，他就像回家的遊子，用著嗅覺，用著視覺，摸索著這似乎夢境的地方，可惜夢永遠是如此地短，短的像是西門町的迷你裙令人心癢癢，車子在老伯的眨眼之間，就拋開了這座令他回憶的小城鎮。

海的味道，海的呼聲，令他這位狂熱的赴約人漸漸聞到了漸漸聽到了，不高不矮的仙人掌散在黃沙上，他知道海離他不遠了。一聲長長的剎車聲令車子停了下來。終於到了他的目的地。

沿著佈滿貝殼的小徑上走去，兩旁的仙人掌用著他長滿小刺的千手臂歡迎著我們，或許許久許久以前它就如此的歡迎朝海的信徒。初冬的太陽，散發著活力，把他的心激動，而海也散發著著媚力，把他的四肢激動。不似往日的他，他沿著海灘狂奔著，打滾著，脫去那雙文明人的累贅——鞋子，讓他的腳親吻著大地。

這世界似乎不該是屬於人的，應該是屬於神話的。一片金澄澄的細沙平鋪在海邊，白色的浪濤長吻著這片大地，天空的藍色亦像是傳說中要我們相信那樣的藍，沒有虛偽的修飾，風吹海，海掀浪，浪衝著細沙，衝著我的腳，衝著觀音山底，衝著海天聯線。

狂奔的雙腿，濺起了無數的水花，濺在他的身上，濺在他的心坎，像是小說裡的主角，像是電影中的演員，他迷幻著這一切為他舒展的大地，不需要再瞞騙著自己，他亦為這一切袒開他自己。

遠處的海水是碧藍的，是平靜的，如同宇宙內心的和平和安祥，沒有半點的紛爭。大船在遠處航行著，一浪又一浪地衝波著却又留下半點破碎的痕跡，這種和平，這種寧靜，很難令人相信神話裡的美神維納斯會是從這樣地海中出生，那具令人心惑的胴體，怎會是從樸實的大海出生呢？蓋維納斯不惑人而人自惑維納斯吧！近處的海，是透明的，就像一粒幾百萬克拉，幾千萬克拉純白的鑽石，閃耀著大地主宰——太陽的光彩。

「喂！老伯脫下那令人窒息的衣服吧！這大海的盛情實在太令人難却了。」

這兩名赴約人脫去了所有的衣服，投入初冬的大海的懷抱，海水刺激著每一個毛孔，刺激著身上的每一處，亦刺激著生命的泉源，他們是如此的驚訝，驚訝著本能和自然的虔誠。初冬的海水不但沒有令人們的細胞受傷，還滋養著所有的生命。幾千萬年前，人類早已就如此地忠實順乎自然，可是不知那一年那一月那一位聰明的人，讓所有的人都穿了笨重的枷鎖。但如今他們又享受著世紀以前的樂趣。

拖著疲倦的身子，他仰躺在柔軟的細沙上。一切是靜的，靜地他聽著自己心跳的聲音。初冬的海灘沒有半個人，只有他和老伯赤裸的身體，不，還有右邊的觀音山，後面的大屯山。他隱隱地覺得這樣的仰躺，純粹是對生命的一種歌頌，碧海、藍天、青山不正也赤裸裸地為這一切袒開著嗎？

撿起沙灘旁的一個貝殼，他把耳朵貼在上面，聆聽著；裡面有大海的怒號，有大海的呢喃，有大海的鋒言，有一切大海的語言。它告訴他生命是永恒的，當一隻長大的寄生蟹離開了這個小貝殼，不久以後又將來了一隻初生的寄生蟹佔據著，生活著，賦予了它另一個生命的意義，一代傳一代，一世傳一世，生命永遠地永遠地流傳下去。

他幻想著，遠處的礁石堆裡，有一個美麗而純樸的漁家姑娘，在那裡撈著海藻，敲著石縫裡的蚵仔。她——完全是一種城市沒有美，純粹是大自然生命的另一具形體，另一個靈魂。他想他會走上前去，問她是否有他可以幫忙的地方嗎？然後幫她採集著海藻和蚵仔，和她一同微笑，和她一同流汗，不需說任何一句話，不需任何一個暗示，存在他們之間是很深很深的默契和信任。一陣海風吹來，帶來了涼意，帶走了那分幻想。低頭看著自己赤裸的身體，才想到真有一個漁家姑娘在那裡，他那來的勇氣如此地去邂逅她。

抖去身上的砂子，也抖去剛才那分狂放蕩的心思，穿上那千斤重的衣服，回首望著周圍的一切，一切又平靜下來了，又平靜下來，如同「浮士德交響曲」最末的樂章，一段神秘的合唱把世上所有的淒清都給抖了出來。

夕陽順著弧形的天際漸漸地落入海裡，就如一團大火在沸滾著全世界的海水。落下去，一輪圓得完美無憾的火球，緩緩地陷入大海裡，陷在暗紅霞雲中。他不禁跪了下來，參拜著這壯麗無比的葬禮，懷著無比的恐懼，懷著無盡的惆悵。在怔望中，天際的東方昇起了顆顆閃爍的繁星，最後一切都還給了夜幕的明星。

仰望著去東方的天際，只見寶瓶星座在那兒閃爍著。露出了滿足的微笑，帶著那一絲那一絲珍貴的微笑，他們又回去滿是霓虹燈，滿是噪音的文明城市。